**《红与黑》**

甲：爹，妈，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哥俩肯定已经死了。你们别哭，我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你们都别难过。

乙：俺爹的病真该治了，还有俺妹的病，也不能再拖了。如果我们的死能换来你们不受罪，我们死的也就值了。

甲：我们还不知道怎么个死法，瓦斯爆炸，矿井坍塌……我们死了。矿上就得赔好多钱呢！

乙；矿主要是不肯给，就去找政府，把矿上出人命的事说出去，矿主都怕这个。

甲：爹，有了这些钱您就别去当苦力了，妈，你也别包人家的地种了，

乙；还有就是天冷了，你们每人都得买几件新衣裳，再买个电视，一定的买。你们都吃好了穿好了，我们也就死的安心了。

甲：祝二老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，祝俺妹快看好病。您不孝的儿子

（合）：给您磕头了！

（音乐起）

甲：第一天来矿上干活时，我看到井下的兄弟，他们的眼神是那样的单纯和善良。

乙：我们当然知道做矿工的危险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

甲：今天的天空格外阴沉，平静的有些异常。我们和工友一起上可下井电梯，一阵刺耳的铃声过后，凉飕飕的风，在耳边“呼呼”的滑过。

乙：100米、200米、300米、400米，我们一步一步地向黑暗的地底深处延伸，每次下矿井的时候我都感觉好象是在通往地狱的大门。

甲：井底是泥泞曲折的巷道，黑暗和窒息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缺痒、潮湿、低温、我们每天就是这样挖啊挖，每日没夜的干活。

乙：工作累了大家就躺在矿石上休息，有说有笑。就在400多米深的地下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。刚刚，二楞子还说等工钱发了，就是把他老婆喜欢的那件新衣服给买回去，说这话的时候，他黝黑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那样的幸福和满足。

甲：突然，一声巨响，整个巷道开始摇动，大大小小的石块从头顶上砸落下来，一时间整个井下惨叫一片，矿井坍塌了。

乙：顿时我的双腿粉碎般的巨痛，硕大的石块死死的压在我的腿上，我拼命的挣扎，可是我动不了。我大声的呼喊着哥，可是…

甲：一块石头从天而降，正好击中我的颅骨。奇怪，真的，我并不感觉疼，就是觉得轻飘飘的，惨叫、哀号，似乎离我而去…

等等！弟弟！是弟弟在叫我！可是为什么我就是发不出声音了呢……

乙：这天到底还是来了，在阴森黑暗的井底，我们还是保持着工作的姿势，还开动着机组。可是，就那么一瞬间，在杂乱的石堆中，头颅都砸瘪了，骨头都折断了，滚烫鲜红的血液浸染着乌

黑的矿石。

甲：几天后，当我们的尸体打捞上去，儿女送别父亲，妻子送别丈夫，白发人送别黑发人。

乙：黑心的矿主啊，你们亲手把安全措施抄到纸上，曾经亲手把“安全第一，生产第二”刷到墙上，然而也是你们亲手调高了瓦电的阀值来节约成本。完全不顾我们的安全。

甲：一条生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，一百条生命就是一百个家庭的破碎，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谢幕，这样的灾难还将要上演几场！

乙：不知过了多久，巷道了的哀号声渐渐消失了，整个井底变得异常的寂静。开始我还希望着有人会下来救我们，可是十多个小时过去后，我彻底的绝望了。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簇特别美丽的光，光晕中，爹妈正冲着我的微笑……

甲：弟，累了就歇会儿！

乙：没事儿，我挺得住！等赚了大钱，咱给爹妈盖栋房子……

**《花样年华》**

我也没有想过。以前我只是想知道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就来了。我还以为没什么，但是我开始担心你先生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最好是别回来。我知道这样想不对。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想有点心理准备。

如果多一张船票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

如果有多一张船票，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？

樱花只开一季，真爱只有一次。如果只是寂寞，请不要爱我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婚姻是这么复杂，还以为一个人做的好就行了，可是两个人在一起，单是自己做的好是不够的。

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，抓不着......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，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，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。

**《婚事》**

阿格费蒂霍诺夫娜：

挑选未婚夫，真是难事！一两个人还罢了。一下子四个一随便你挑选。(笑)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长的不坏，自然嫌他瘦些；伊凡库兹米奇也不错。说实话，伊凡波夫诺维奇也不错。虽然胖些，总是很体面的男子。请问：怎么办好？巴达扎巴达扎洛稚奇又是个体面的男子。这真是难决定，别提多难啦！如果把尼古拉伊凡诺稚奇的嘴唇按在伊凡库兹米奇的鼻子下面，再添上巴达扎巴达扎洛稚奇那样的活泼，伊凡波夫洛维奇那样的发福——哈哈，我是立刻可以决定的。现在你去想吧，简直头都要胀疼的，我是最好是抓阄儿，抓住谁的阉儿，就嫁稚，一切凭天意。把他们的名子写在纸上，搓成小卷，抓到什么，就是什么。(走到桌旁，取剪刀与纸，一边搓卷儿一边说话)我们姑娘的地位，尤其是有了爱情的，真不幸啊，男人是不懂，也不愿意明白的。(笑)这不是都弄好了么。只要放到手提包里，闭住眼睛，抓到什么，就是什么。(将纸卷放到手提包中，用手掺乱)可怕得很......但愿能抽出尼古拉伊凡诺稚奇来才好呢！为什么是他？不如抽出伊凡库慈米奇来。为什么是伊凡库兹米奇呢？别的那些人，比他坏在那里？......这样不行......抽出什么就算什么。(伸手入提包，摸索一会，将纸卷全部掏出)咦，全有！全抽出来啦！唉！心跳得要命！不行，只能一个，只能一个！(将纸卷重放手提包中扰乱之)唉，但愿能抽出巴达扎来才好......我怎么啦，我要说的是尼古拉伊凡锘稚奇......不，不要，不要！还是挑伊凡库慈米奇，比别人全好......唉呀，算了诺人是逃不掉命运的。说实在的，还是伊凡库兹米奇是个体面人物，又谦逊，又细心，真是不能不叫人爱他！......可惜他老早就走了。哎哟，我全身哆嗦起来，告别吧，我的处女生活。(哭)多少年过得安安静静的。活着，现在就要出嫁了......(又开始呜咽起来)我做姑娘时还没有来得及快活快活，才做了不到二十七岁的姑娘......才做了不到二十七岁的姑娘......

**《锦衣卫》**

沙漠判官：“我天鹰帮家训，有一天，我能找到值得用自己性命去抢的东西时，我们就由强盗变成盗亦有道了。”

“天鹰帮杀到。”

“我最讨厌以多欺少。”青龙：“大漠判官，你不是只会抢劫吗？”判官：“我喜欢抢东西，但我更喜欢打架。”

“抢劫不为钱的道理，我真的不懂。以后，还有这样的勾当，一定通知我。”

“告诉青龙，要是你们在黄沙上再见到我，不用太高兴，如果见到的是她，也不要为我难过。”

青龙：“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争取的。”

“我等你们很久了。锦衣卫大阵？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阵势我创的？”

“补完了衣服才有东西吃。”——青龙要乔花为自己补衣服。

“我分文不要，只要他们交易中的一样东西。.......如果失败，我自行了断。”

沙漠判官：“青龙，你要抢的是什么？”青龙：“尊严。”

“杀了兄弟而活，比死更难受。那种痛苦，是一个永远不会醒的恶梦。我不想你步我后尘。你放心，黄泉路上，你不会孤单，大事一了，我会下来陪你。”

“锦衣卫的路是短暂的，走到今天我走完了。”

“我答应你，日后你遇到任何困难，只要摇一下你手上的铜铃，我就会出来帮你，打走所有坏人。”

乔花：“我真希望这个江湖能出现一个大侠，主持正义。”

“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吃饭有吃饭的规矩。你用手抓过，我怎么吃啊？”

“我希望江湖上能出现一位大侠，可他杀人不眨眼。”

“有希望是幸福的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。青龙，对于你也是的，路只要走下去，一定会海阔天空的。”

“你叫我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，不管你在骗我，或是不骗我。我要等你。”青龙与乔花在路边客栈酒足饭饱之后，却发现两人都没带钱。乔花：“我没钱，我是被你抓来的，你也没钱？”

青龙：“钱都给你爹了。”

乔花对小二道：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锦。。。”

青龙猛拍桌子打断乔花，道：“在下襄阳府城，姓锦。。。”

乔花：“青龙是你本来的名字吗？”

青龙：“青龙是我的官号，我没有名字。”

乔花：“你为什么会当上一个锦衣卫的？”

青龙：“我没有选择。”

乔花：“你不觉得杀这么多人，是不对的吗？”

青龙：“我从来没有因由。只问时间、地点、何人。”

乔花：“你有想过退出吗？”

青龙：“锦衣卫本来就是一条有进无退的路，这条路很短暂，我很快就会走完。”

乔花：“万一没有敌人追的话，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呀。”

青龙：“完成任务，是锦衣卫唯一的尊严。”

青龙：“刚才为何不走？”

乔花：“你不是要我寸步不离吗？”

......

青龙：“明天去找你夫婿吧。”

乔花：“你也要我去找他？”

青龙点头

乔花：“你已经利用完我了？”

青龙：“是。我已经利用完你。”

脱脱：“烟火时节，为何一个人过？”

青龙：“又没有亲人，不是自己过，还能跟谁过啊？”

脱脱：“很高兴能找到你陪我。”

青龙：“很多人都想找我，但他们的运气不太好。可每次剩下的，都是我自己一个。那种感觉很难受。”

脱脱：“其实找人的，也不好受。当你越是了解要找的人，会把他混淆为朋友。看着朋友倒下，那感觉更难受。”

青龙：“我最难受的一次，就是杀了我自己的亲哥哥。”

脱脱：“放心。你这恶梦很快就会完结。”

青龙：“我每天都做好了这个准备。可在倒下之前，要把我要做的事先做完。谁挡我，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，他就会先倒下。”

乔花：”对不起哦，为了我，你把玉玺都弄丢了。”

青龙：“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权自己选择吗？”“对了，你是怎么被她抓住的？”

乔花：“那天我见到定亲的夫婿以后，再去找你，就这样被她抓住了。”

青龙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叫你找他。我应该亲自把你送给他。”

乔花：“抢回玉玺，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。”

镖头：“青龙，虽然你武功比我们高，可我们有一样比你强，那就是路。路，我们熟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就让我们帮你。”

贾精忠：“玄武，别人看到你成功的光芒后，就会忘记你手段的黑暗。”

杨XX对乔花道：“这次你要是再嫁不出去，你就跟我杨叔叔吧。”

玄武：“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你杀了我吧，哥哥。”

**《警察故事》**

陈家驹：

什么署长？对他来说当然危险了！当我们跟人家火拼的时候，他在办公室想着和什么人吃饭；我们拼命把人抓回来，他只想着程序对不对。告不了朱涛，就想个馊主意要我去保护女证人。多简单！他只是动动嘴，我们就要去拼命！你是踩着部下的肩膀升级，你有没有替部下想一想？死一个部下，你只要写一份报告、鞠三个躬。我们这些人也是娘养的，没有我们这些部下冲锋陷阵，你哪有资格坐这么大的办公室？